

# 教育家江謙

(本文插圖刊第28頁)

● 杭 江 (大陸作家)

## 廢園重建籌辦高師

武昌起義，南京易幟，舉民同慶。原兩江師範學校監督(即校長)李瑞清，助清守城有過，愛學生護校有功，唯新軍對他尚能諒解，未予追究，還想他留校待職。但李瑞清却堅持「身為大清臣，不就民國事」的愚忠愚節，辭退了學生，一一發給了車資，自己却蓄髮結項，去上海當了寓公，賣字畫營生。而此時校園又駐了軍隊，兩江師範就此停辦。

民國伊始，兵革甫息，民心思治。江蘇本文化之鄉，共和方新，各縣市都興起了辦學之風，但不久就碰到了師資緊缺的困難，各地中學及師範學校校長紛紛向江蘇省公署及教育部呼籲，要求迅速建立一所高等師範學校以培養師資。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日，即將調任的江蘇巡按使韓國鈞在他即將赴任前任命江蘇省教育司司長江謙為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並著其就原兩江師範學校校址，詳加勘察，期於一年內籌備完竣。

## 羅致人才招生開學

江謙有較豐富的辦普師的經驗，但辦高師還是生平第一回，感到肩上壓力不輕。他真不愧是一個有理想、有事業心、有眼光的教育家，他明白要辦好高師，首先要物色幾位對高等教育有研究的人，要延攬一批著名的學者教授，一九一五年初，他即聘定留美教育碩士、哲學博士郭秉文為教務主任，聘請留美教育學士陳容為學監，並要他們在回國之前，去歐美各國細心考察，一方面學習歐美各國的辦學經驗，一方面盡力羅致出國留學人才。同時聘請教育部視學袁希濤、江蘇省教育會會長沈恩孚、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三位先生為南高評議員，和他們共商建校大業。這三位先生都是畢生致力於教育事業的中國近代教育家，都是有見識、有點子的熱心人，幫江謙出了許多主意，並始終關心和支持學校的建設，所以直到南高併入東南大學，他們還被聘為東大校董會的校董。

人少事多，籌備工作千頭萬緒，其中最大的困難有兩個：一個是遷走駐軍，困難重重；一個是修建房舍，工程浩大，時間緊迫。當時，校內還駐有步兵一團，還有雷電練習所的駐軍，他們

只聽上級軍官的命令，對地方人員毫不買賬，江謙親往交涉，徒碰釘子，不得已只有頻頻拜訪地方軍政首腦，懇切陳辭，並組織各界名人，協同呼籲。省公署乃訓令駐軍，另覓營房，早日遷出，以維教育。駐軍遷出後，又請警察廳封鎖學校，以免其他軍隊和單位遷入，這才使各項籌備工作得以正常進行。

南京兩經兵事，學校數易駐軍，破壞已甚，換防間隙，亂兵土匪，趁機掠奪，損失慘重。原來宏敞齊整的校舍，有一九二間被焚毀，其他除居中大樓和口字房受損稍輕外，皆門窗盡毀，四通六避，不敵風雨；斷牆殘壁，棟折柱傾，怵目驚心；儀器標本，蕩然無存，不見屍骸；課俱圖書，演為薪炭，化為灰燼。劫後景象，滿目荒蕪，目不忍睹。

據原來籌算，開辦費共需十萬元，由於省財政拮据，又降為五萬元。江謙只有撙節開支，排出輕重緩急，首先就受損稍輕而面積、用場較大的居中大樓和口字房加速修葺。一般校具，能修者盡量修理，必須購置者亦力求樸實，唯有對教室和自修室的課桌椅凳等，因師生天天時時使用

均採用東西洋現用款式置備。各種必需圖書期刊，盡力盡快採辦。

在江謙的日夜籌謀和精心組織下，各項工作得以有序有效進行。任課教師先後受聘到校，學校章程、招生簡章、逐年經濟預算、逐年招生計劃等次第擬具，至一九一五年夏，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遂於八月十一日公開招考，九月十一日正式開學。至此，南京高師繼與北京高師、武昌高師、廣州高師一起，成為我國最早的四所國立高等師範學校。

### 體育列為各科必修

江謙字易圓，安徽婺源人，清光緒廿二年（公元一八九六年）後，張謇任南京文正書院山長（院長）時，江謙曾受業於張謇，被張謇所賞識，後來張謇在南通創辦我國第一所民辦師範學堂，即通州師範學堂，就邀江謙共事，不久江謙即任堂長、校長。江謙本知行合一之學，熏陶後生；以「能耕能讀」為訓，矯正空談時弊，弘揚務實精神；輯「兩漢學風」倡儉樸學風，傳「明德新民」之教，堅持不懈，持之以恆，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普受歡迎的德才兼備的學生，通州師範的校譽大隆，名聲越出了省界，蘇皖教育當局爭聘江謙為校長。江謙甚重師誼校誼，悉婉言相謝。江謙國學功底深厚，又精於文字音韻之學，他由英文切音，發現陰陽聲母的通轉規則，他創設的音標一案，實注音字母之先聲，時學部設國語統一局，知他有此專才，徵主其事，江謙又謝其位。後來，被安徽學界公推為安徽省教育會會長。

直至民初，因江蘇省公署直接任命他為江蘇省教育司司長，他才轉任教育行政管理，翌年，即來南高。

然而，當時的政治大氣候，黑暗而又複雜，新舊教育體制和新舊教育思想，還處在激烈的矛盾和鬥爭之中；江謙初來乍到，確有舉步維艱之感。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第一任教育總長之初，他真想幹一番事業，很快就發表了《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系統全面地闡明了他對於新教育方針的主張，批評了過去「忠君、尊孔」的封建主義教育宗旨，提出了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和美育五種教育平均發展的方針。但袁世凱主政，却下達尊孔令，要求把「孔學」列為各級學校的必修課程。蔡元培十分不滿，却又無能為力，覺得照此辦理，中國教育毫無希望，遂兩度堅辭，上任僅半年即拂袖而去，繼任教育總長范靜生，也因為贊同蔡元培的主張，幹不下去，半年後又掛冠求去。一九一三年一月海軍總長劉冠雄兼署教育總長，三月農林總長陳振先兼署教育總長，五月董鴻輔代理教育總長，九月汪大燮任教育總長，一似走馬燈似的，轉換不停，一九一四年二月，袁世凱任命嚴修為教育總長，嚴不願意，蔡儒楷代理，五月袁世凱特任湯化龍為教育總長，這老兄一到任，就上書大總統，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一切學校必須行尊孔的儀禮，並剝奪女子受教育的權利，禁止女子入政法學院等類學校，提倡賢妻良母。

封建滿清退位，封建軍閥繼位，自袁世凱至各路諸侯，對於教育，或無知不懂，不屑一顧，視若敝屣，或鉗制思想，橫加干涉，視為工具；或沽名釣譽，挾教育自重，安插親信，胡亂任命。在這樣的氣候形勢下，南高怎麼辦？江謙舉棋不定，頗為躊躇。就江謙本人來說，他也是國學出身，他所熟悉的，還是孔學，陽明之學、曾國藩文集等等；他的經驗，主要是辦了十餘年的通師。如今，究竟應執行那一家的教育方針？究竟應用什麼來教育、培養學生？決策不當，豈不害了教育？好在江謙真乃謙謙好學的君子，他博覽中外教育家的著作文章，虛心聽取郭秉文等人的意見，思想漸明，能逐步擺脫傳統教育的束縛，順應潮流，贊同蔡元培的教育方針，推行「五育」並重的主張。江謙能邁出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十分可貴的。他使南高的教育，一開始就有了比較明確的方向，並且通過以後二年多的親自實踐，提出了不少自己的看法和做法，作出了兩年工作總結，又把南高向前推進了一步。

過去江謙提倡「能耕能讀」，這中間一個「耕」字，已體現了勞動、鍛鍊之意，並包含有「勤樸」學風的內容，但目的性終不够明確。一九一七年，江謙則已認識到，「學生用腦過多，非教育之幸。」「教育事業是精神事業，有賴完全強健之軀幹作基礎。否則科學程度縱有可觀，而孱弱的肢體不足以發展其文明之思想，而於應盡之義務，亦不能收到良好之效果，這種看不見的損失，對教育事業及其前途影響甚巨。」因此，南高從招生開始，就十分重視體格，對於成績合

格的學生，必請中西醫作嚴格的體格檢查，體弱者，概不錄取，並以此引起社會和學生的警覺。學校中，不論何科系的學生，體育列為必修。學生晨起之後，一律要做米勒氏呼吸運動法，帶有強制性，但可以不拘地點，不用號令，不求整齊劃一，每人可就室外空氣清新流暢之處，按各人體力，作自然動作，使各人的生理，作自然之發展，使之成為各種體操之基本，並養成終身晨起運動的習慣。同時開設各種體育會隊，開展各種運動、技藝的競賽，增進學生對體育的興趣。「以強健的身軀行教育事業，這就是南高體育教育的宗旨。」當然，南高的體育教育還有不盡人意之處，由於南高的教師授業心切，學子求知心切，體育也常有被忽視之時，外界對南高還有「老夫子氣重矣！」的評語。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南高一九一六年春就開設了體育專修科，把體育看成一門學科和科學，開全國風氣之先，自一十年代後期至二十年代，率先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重視體育之風，自南高經東大、中大、南工而至現時的東南大學，歷久不衰，時間的跨度近一個世紀，解放後迄今多次被評為全國高校的體育先進單位，可列為我校的優良傳統。

### 訓育目的方法程序

關於訓育（德育），江謙也有獨到的見地，他雖國學院出身，但非道貌岸然，也非只講管教，「我教你學，我講你聽」。相反，江謙十分強調啓發自覺，「以期自思，自行之效。」江謙說：「過去對學生的教育，多采用消極的防範措施

，雖屬需要，效果並不理想，故擬作積極之改進。務須勉勵學生用自己的言行來表示規則，勿以有限的規則去裁制學生的言行。」此話講得何等深刻、何等的好！時間在今七十年之前，空間在大小軍閥統治下的舊中國，膽識俱全，實在難能可貴，即今天的某些較高一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器識。當然要做到這一點，也確非易事，那需要「夏練三伏，冬練三九」的功夫，教者有爐火純清之道，學者有百折不撓的毅力，方能達到。江謙認為，訓育就是對學生的管理與訓練，其要點有三：第一、目的，是養成國民模範人格。第二、方法，漸次擴張學生的責任感和服務觀念，使自覺地向所定之目的進行。第三、程序，學生對自己之品行行為負修養之責任，對同學之品行行為負規勸之責任，對本校校風負堅固培養之責任，對本校之附中、附小等附屬單位負協助之責任。

### 學生自治人格訓練

怎樣來達到這一目的呢？南高主要通過學生自治會來進行，各種文藝、體育活動，基本上都由學生自治會組織和主持，宿舍、伙食等管理工作，亦盡可能組織學生參加，那時食堂的預決算，食品的彩購，主副食的定價等工作，都聽取學生的意見，每個學生，一年輪流到食堂工作一回，食堂開飯之時，學生魚貫而入，沒有爭先恐後和插隊等情況，賣飯菜的窗口，上有價目牌，下有一木盒，無人收飯菜票，各人自投，從未發生過有人佔小便宜的現象。學生自治會，實行三種

分立，設立三個部門，一是評議會，二是執行部，三是仲裁院，以收相互制約之效。仲裁院的威信相當高，有時學生間發生矛盾糾紛，也到仲裁院去解決。重大問題，要進行公開仲裁，這不僅表現了仲裁部門的大公無私，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羣衆對仲裁部門的監督。所謂學生自治，就是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實際也是一種民主準則的教育和民主生活的鍛鍊。長此以往，就能對個人行為的規範、人格的完善、以及自尊自重和自覺性的提高，收良好的實效。

### 擺脫局限自力研究

在培養人才和進行智育教育方面，江謙也有值得稱道之處。一九一五年南高成立之初，只有文史地和數理化兩部。一九一六年增設了體育專修科，後來，他看到了國家的富強，有賴於科學、實業的發達；科學、實業的發達，有賴於教育基礎，於是又增設了農業、工業、商業三個專修科，在他病退、郭秉文掌校以後，又增設了教育專修科，這樣，就使南高擺脫了「師範」的局限，而初步具有綜合大學的雛形，當然在決策的過程中，郭秉文起了重要作用。

對於教授（此處作教學和教學法解），江謙有兩點意見：一是重視打好基礎，南高的學生主要來自蘇浙贛等省，時軍閥割據，各省自以為政，教材、教法等方面亦各行其是，學生的水準相差十分懸殊，故新生入學後均令先進預科，先打好基礎。在預科內，又對程度過淺的學生，單獨編班，予以特別輔導，以資補救，這樣就使學

生進入本科後，有一個較好的基礎和起點。以後又實行成績突出的可以跳級、不及格的可以重讀等靈活辦法。二是重視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江謙認為，高等教育應以養成學生自力研究為主要目的，而以指導讀書，多備參考書籍，作自力研究的輔導。江謙很注重筆記，把筆記列入成績。他要求學生筆記時，務須記大意而少記詞句；課後通過閱讀、自修，再在筆記上反映自己的學習心得，用想像力闡述自己的感受，用判斷力抉擇要義；或互相討論，以資比較；或自己補綴，加強記憶。並規定此種筆記，隨時由教師閱看，給以打分。經過此種訓練，對提高學生的記憶力、想像力、判斷力、文字和口頭表達能力等方面都大有好處。

### 確立耕讀師生關係

處於民初那個時代，江謙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了要「調整師生關係」這一命題，應該說也是教育觀念上的一個轉變和進步。江謙說：「眼下學校的主要弊病是師生隔離太甚，只是課堂見面，相見以文，無精神上之維繫。而學校的各種規章制度，又帶有強制性，無共同自然之趨向，致施教與被施教之間似一種機械作用，無活潑之生氣可以涵濡，長此以往，對教育事業甚為不利。」江謙還說：「教師不僅要盡教之責任，還應關心學生之學，學生之理想，以及怎樣做人。師生相處有期，師生之情意自通，乃能起信仰之心，而行指導之法。」這些話就是擺到今天，仍未過時，仍有現實意義，我們對這個問題，至今仍未很

好解決，南高當時採取了如下措施：一方面要求教師轉變態度，接近學生，盡導師的全責；一方面安排學生主動看望老師，「行種種之談話，俾使教師知道學生過去之狀況，眼下之想法，將來之理想。」從現在可見到的南高、東大校友所寫的回憶文章，以及他們的談話，可以看到後來南高的學風和師生關係確實起了很大的變化。

中國著名的地理學家、原南高學生、到臺灣後曾任教育部長的張其昀先生在《南高學風》一文中寫道：「南高學校生活確乎是整個的，教授與同學的努力好像有完全的協調，有深切的內心的統一，這實在是南高教育的成功。」「在民初的教育史上，南高當然是可以大書特書的一頁。」

在《郭秉文先生紀念集》一書中，許多南高、東大的校友，對母校的舊情舊景，猶歷歷在目，似有道不完的眷戀之情；對老校長江謙和郭秉文的業績、做人和教澤，都無限敬佩，有「高山仰之，景行行止」之感。著名物理學家、原東大學生、曾任清華、吉大一級教授的余瑞璜先生，在為母校寫的一份材料中，對吳有訓先生的懷念感激之情，躍然字裏行間。南高、東大的學生還保持了一個好傳統，不論自己現在的成就多大，官位多高，但見過去的老師，必執弟子之禮。郭秉文先生在去世之前，每逢學生來訪，來必迎，走必送，並且總要拿出舊時的同學錄，一面指指點點，一面詳詢近情，念舊之情，溢於言表，親切之情，如拂春風。這種尊師愛生之風，逐漸成熟愛母校的凝聚力，成為南高、東大校風的重要組成部分。一位校友說得好：「母校的師生情，校

友的母校情，六朝松將可永遠作證。」

### 唯誠立信做人做事

江謙對南高學風建樹的另一個貢獻，是他始終竭誠提倡的「誠」。南高以「誠」為校訓，江謙說：「誠乃教育精神的根本，誠者自成。」「誠乃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心乃知非教育不足以救國，有信心乃知非實行教育不足以救國。以信心為主體，以信力為用，此即南高教育之宗旨。」江謙認為教育是立國、興國的根本，要想國家富強，要靠教育做基礎；而要振興教育，又應自誠始，以誠繼，以誠終。非僅教育有賴於誠，大凡修行、立身、求知、鍛練、做人、待人、立業、建功，莫不有賴於誠。由於江謙的日濡夜露，循循善誘，以誠感人，終使莘莘學子銘記在心，而形成南高的誠樸風尚。

一九一八年，江謙因積勞而患神經衰弱症，推薦教務主任郭秉文代理校務，繼因經年未愈，主動讓賢，推薦郭秉文掌校。郭秉文主校後，就和陶行知等發起「開女禁，實行男女同校」，江謙很不以為然，思想不夠開明，但在後來擔任東南大學校董會董事期間，對學校的建設和發展仍持積極支持態度。這以後，他又學起佛來，精進不懈，身體反而見好，於是索性皈依佛門，以淨土為歸宿，彌信彌篤，十分虔誠，凡濟貧、助學、賑災、修橋、造路、建廟等事，莫不盡力為之。復樂於佛學著述，已印未印，計十七種。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端坐念佛，含笑而終，享年六十七歲。（摘自東南大學校史研究）